

《塞维其传》:虚构中的真实人性

夏晓敏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塞维其传》是英国著名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早期的重要作品,一直为众多评论家和读者所喜爱和关注。论文运用文本细读,考察了《塞维其传》的传主理查德·塞维其的真实原型,具体解读了真实文本背后的虚构元素,比较了传主与虚构小说和浪漫传奇中主人公的相似之处,论证了叙述者的声音对于表现传记主题的影响,分析了约翰逊如何利用虚构和现实的融合来表现普遍的人性,更好地实现道德说教。全面地看,《塞维其传》中的虚构是为了更好地表现真实人性。

关键词:塞维其;真实;虚构;叙述者;

中图分类号: I65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08)02-0065-05

1743年,英国诗人理查德·塞维其去世后,塞缪尔·约翰逊很快表达了要为这位朋友立传的想法。也许是为了打消其他作家同样的念头,约翰逊把他给朋友厄本先生的信公开发表在《绅士杂志》上。信中这样写道,“按照常理推断,其他人也想为塞维其撰写传记,不过,我拥有很多关于塞维其的真实资料,其他人却不可能掌握这些内容。由此,可以想象其他人在撰写塞维其的传记时,可能会用凭空想象来代替缺失的事实。即使他们写出的传记都称作《塞维其传》,那只会是充斥着浪漫冒险经历和奇思妙想爱情的小说。”^[1]在这里,约翰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传记写作中存在的普遍现象:传记作家往往会主观地撰写传记,依据想象添加内容,忽视对传主人生经历的认真考证和真实再现。

约翰逊对撰写《塞维其传》的积极态度不仅表明了他对塞维其人生的熟悉,也表明了他想要展现传主真实人生和规范传记写作的热望。这里,约翰逊也揭示了传记和小说的不同,即传记不能随意虚构,而是依赖历史来真实地重现传主的人生,而小说则是作者通过想象创造出来的虚构文本,主人公可能和真实原型千差万别。如果严格按照这种区分来创作,《塞维其传》中的传主应该非常贴近真实的生活原型,这本传记也应该成为传记文学中的典范。

在阅读这本传记时,了解18世纪伦敦文学界的读者会发现,真实的故事和传主的出生之谜同时存在,传记整体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为此,本文拟考察《塞维其传》的真实原型和虚构之处,分析传主语言、性格特征、场景刻画以及叙述者的声音,对传记中的

塞维其与虚构小说和浪漫传奇的主人公进行比较,揭示约翰逊不拘泥于细节的虚实结合的描写,以及通过传记来展现普遍人性的说教目的。尽管《塞维其传》的有些内容近乎虚构,由于“文学反映永恒人性”,为了让读者体会到更有意义的传记,恰当的虚构只是让人性更加逼真。

一、《塞维其传》中的真实基础

塞维其是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真实人物,他自称是麦克莱斯菲尔德伯爵夫人和瑞佛斯伯爵的私生子,出生后被母亲抛弃,送给了一位女仆抚养,直到成年才了解自己的身世。但是他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身份,也始终没有得到母亲的承认。在18世纪伦敦文坛,塞维其曾经享有一定的声誉,发表过伦理诗《漫游者》、《私生子》等作品,他的才华和人格魅力使他得以和伦敦上流社会的很多人相识,谜团似的身世也为他赢得了一些朋友。

《塞维其传》真实记载了一些不可忽略的事实。比如,文学名家理查德·斯蒂尔与塞维其交往甚密:“斯蒂尔与塞维其相识,并成为至交好友。”于是,在斯蒂尔身无分文时,他会邀请塞维其一起吃饭,然后协助他完成短文,并委托出售藉此得以付账:“理查德告诉他自己身上没有钱,只有把刚写好的散文卖掉,才能有钱结清就餐的费用。”^[2]这些交往的细节既说明了斯蒂尔和塞维其的关系,也揭示着塞维其的生活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就像塞维其见证了斯蒂尔生活的拮据一样,斯蒂尔也见证了塞维其的真实存在,证实着传记内容和塞维其的真实性。

收稿日期: 2007-09-12

作者简介: 夏晓敏(1978—),女,英语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十八世纪英国文学。E-mail: xmalice@sina.com.cn

除了和斯蒂尔的交往之外,约翰逊还日期确凿地记录了塞维其在“1727年11月20日”^[9]和朋友夜饮,酒后四处游荡,在鲁滨逊咖啡屋里刺死詹姆斯·辛克莱。在塞维其被拘受审期间,他的母亲残酷地想要置他于死地,赫特福德伯爵夫人同情他的不幸,为他向王后求情并揭露了这位母亲的狠毒,使他最终获得了国王的赦免。这些可考证的资料也说明了《塞维其传》对事实的尊重。此外,约翰逊和塞维其“没钱住宿时,曾经许多个夜晚在街道上一起游荡,”^[10]正是由于这种亲密交友和类似经历,约翰逊对塞维其日常生活的描写更真实可信。有时“塞维其会用一周的饥寒交迫来换取一夜的奢华享乐,”有时,“所有怀有天才梦的人追捧着他,所有自认品味高尚的人环绕着他,”有时他的才识和风趣得到认同,“人们为他摆下美酒佳肴,和他席间带来的乐趣相比,这些款待毫不吝惜,”就这样塞维其“碰着运气生活了很长时间。”在最潦倒的时候,他会和乞丐一样露宿街头,“和最卑劣最放荡的乌合之众一起呆在庇护所里。”^[11]鉴于18世纪许多文人仍依靠恩主生活,这些场景里也有约翰逊和其他格拉布街未成名文人的影子,这些和历史相吻合的事实描写都表明了约翰逊对于传记文学真实性的尊重。

二、《塞维其传》中的虚构

从整体来看,《塞维其传》以传主的真实人生经历为素材,运用一些和历史吻合的情节来体现传记的真实性。可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其他传记中,塞维其的身份始终是一个谜团,没有人能够证明塞维其是麦克莱斯菲尔德伯爵夫人和瑞佛斯伯爵的私生子。因此,在阅读《塞维其传》时,读者会感觉到传记的真实性是建立在约翰逊对塞维其可疑身份的认同之上,严格地说约翰逊假设了塞维其是真正的私生子,以此为基础来解读塞维其的经历,为他的人生和作品进行辩护和阐释。

传记在开始部分就确立了这个假设:“尽管出生时塞维其理应享有尊贵身份和荣华富贵,可在两个月大的时候,议会却剥夺了他的这些权利。随后他的母亲又将他抛弃,这一切注定了塞维其一生要在碌碌无为中流离失所,在茫茫人世中颠沛流离。”无需任何依据,叙述者认定塞维其就是真正的私生子,并且暗示正是由于塞维其母亲的抛弃和社会的不公正待遇,造就了塞维其的一生历经坎坷和磨难。此外,约翰逊对于塞维其确认自己私生子身份的过程也描写得非常简略:在塞维其的保姆去世后,塞维其偶然“发现了梅森夫人写给她的一些信件,这些信件讲明了塞维其的真正身世和需要隐藏身份的理由。”

^[9]对于信件的具体内容,约翰逊一笔带过,似乎信件足以证明塞维其的私生子身份,这并不符合传记考证事实的严谨态度。

鲍斯威尔也曾考证过塞维其的身份和故事,他向“塞维其的母亲亲戚,一位值得尊敬的绅士询问过信息,”认为塞维其自认为私生子的话“至少有可疑之处,”塞维其的自述中“包括一些毫无疑问并不真实的声明。”但是,鲍斯威尔也承认,关于塞维其的三个版本的传记(1724,1727,1744)都对那位母亲——麦克莱斯菲尔德伯爵夫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当时“尽管这位夫人仍然在世,她也没有公开有力地反驳过这些批评,而是对它们听之任之,”这似乎反证了塞维其故事的真实性。可是,经过综合分析之后,鲍斯威尔这样写道:“我努力收集了关于塞维其身份的所有证据,尽我所能保持公正,得出的结论是,全世界都无法确定什么是事实真相”。^[12]塞维其的身份在虚构和真实之间维持着平衡,约翰逊笔下的《塞维其传》也难免会有一些虚构的色彩。

同样经过一些考证之后,贝特这样陈述,“到我们这一代为止,多数人认为塞维其是一个骗子……对他真正身份的可能解释是,麦克莱斯菲尔德伯爵夫人和瑞佛斯伯爵的私生子(施洗的名字是‘理查德·史密斯’)最初交给了一位安娜·波特洛克夫人来抚养,但是孩子却因故死去。后来,这位护士用自己的孩子代替了真正的私生子,将其抚养成人后声称他就是麦克莱斯菲尔德伯爵夫人和瑞佛斯伯爵的私生子。”^[13]如果这是事实,约翰逊的传记则是在构建一种虚构的真实,在假设的基础上来描写一位有着高贵血统、被遗弃的孩子值得同情的一生。

尽管约翰逊也许会想到塞维其身份的一些疑点,“对塞维其的偏爱让约翰逊丝毫不会怀疑他的故事,无论那是多么不寻常或者不可能。”^[14]约翰逊完全相信他的朋友,在传记中,他甚至不时地让塞维其讲述自己的故事。比如,在约翰逊刻画塞维其和斯第尔的关系时,他请塞维其自己来“讲述另外一则不同寻常的故事。”^[15]这表明约翰逊和塞维其关系亲密,掌握着关于塞维其的一手资料,可以用传主自己的话来取信于读者。但值得怀疑的是,塞维其可能会无意间美化自己,也必然不会质疑自己私生子的身份。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约翰逊对塞维其身份的认同和小说作家的虚构手法相近,传记并没有提供关于塞维其的全部事实,而是把无法取证之处放在一边,直接虚构出整个传记的“真实”基础,即塞维其是真正的私生子,他有一位冷酷无情的母亲。然而,如果塞维其不是真正的私生子,这则传记就是建立在对于冒名顶替者的信任之上,对朋友的忠诚让约翰

逊漠视了塞维其身份的可疑之处。这难免让读者置疑：当约翰逊批评他人利用少量真实资料和传记的形式编写着浪漫故事的时候，他难道不是在无法证实或者不愿查明的事件的基础上，创作出一部以真实为基础的小说吗？

三、塞维其和虚构文学人物比较

约翰逊笔下的塞维其和小说中的主人公有相似之处。十八世纪英国小说中有一个较为流行的人物原型——被遗弃的私生子，汤姆·琼斯、汉弗莱·克林克等都是这样的小说主人公，他们和传记中的塞维其一样都是被抛弃的私生子。在小说中，他们和塞维其一样经历着世事变换和人生磨难，感悟着人生，追求着梦想，增长着智慧。在经历了人生磨砺之后，多数私生子的身份得到了承认，生活变得幸福起来。而在传记中，塞维其始终得不到母亲的承认，这一点为塞维其的人生跌宕起伏埋下了伏笔，让传记的内容更加多姿多彩，让生活故事更加趋向于小说的情节奇突变化。从这些资料来看，塞维其的人生经历让他具备了18世纪小说原型主人公的一些特征。

在传记中，塞维其的性格特征和小说中的人物有相似之处。在追求文学声誉时，塞维其如同虚构人物唐·吉珂德那样出现在人们面前，对自己的目标怀着极大的热忱，满腔热血、自以为是地认为一切唾手可得，而在理想破灭之后，却又能够自得其乐毫不气馁。典型的事例就是在桂冠诗人尤斯登去世之后，塞维其曾“运用自己的智慧、身份或者不幸博取的所有影响来争取得到‘桂冠诗人’的称号，他费尽心思进行申请，博得国王的认同，公开表示会把这个称号赐予他。”尽管“塞维其的命运”使他最终没能获得桂冠诗人的称号，对此他也十分失望，他还是决心向王后求助，全心全意地为王后赋诗。在得到王后的赞誉后，塞维其“认为自己已经是王后的宠儿，丝毫不怀疑仅仅每年几首诗就能为自己赢得好职位的可能性是多么小，”并且自信地将自己称为“无偿的桂冠诗人。”^[1]

塞维其对自己的认知和一些典型的虚构人物有相似之处，比如，“塞维其总是会满心欢喜地提起《私生子》（他的一首诗）的良好销路，把这当作他的才能得到公众认可的最好证明。”塞维其“对于得到目光敏锐的人的赞誉感到满足，但是他也倾向于把那些不称赞他的人看作没有洞察力的人。”在他的作品销售不好时，他会说“作品出版时城里正好没有多少读者，或者议会中的争斗吸引住了公众的注意力，”总之，“他总是会在其他人而不是在自身寻找失败的原因。”这些自我安慰或者“精神胜利法”让塞维其保持着生活的乐观态度。王后去世之后，塞维其的养老金

被取消，面对失去经济来源，他“不但应对得体而且表情愉悦；尽管很快就要面临最贫困潦倒的生活，会经常无果腹之粮无栖身之处，这最后的失望并没有掩盖住他快乐的容颜。”^[2]塞维其的自我解嘲以及面对痛苦时表现出的愉悦时常会让我们想起小说中的一些著名的人物，就像狄更斯笔下的麦考伯和鲁迅笔下的阿Q，他们都是由于在逆境生活中表现出的“精神胜利法”而名扬四海，而这些相似性赋予了塞维其一些虚构人物的色彩。即使真实的塞维其的确如此，读者也会觉得约翰逊的描写让他更接近小说的主人公。

由于塞维其的出生、被抛弃和幼年的生活符合了小说主人公的雏形特征，并且18世纪的小说也是“对当时流行的浪漫传奇加以改造的产物，”^[3]有些评论家对《塞维其传》和传奇做过一些比较性研究。汉森认为《塞维其传》和浪漫传奇有相通之处，塞维其和传奇中的主人公一样，“被出身高贵的父母遗弃或者丢失，（编造出来的）‘出身低微的保姆’有信件来证明主人公的身份，却遭受亲生母亲毫无理由和动机的狠毒对待——想要将儿子卖身为奴，”^[4]这些元素组成了传奇故事的基本框架。

在具体细节方面，《塞维其传》也带有浪漫传奇独有的鲜明特征。例如，塞维其经常习惯性地“在漆黑的夜晚，花费数小时在麦克莱斯菲尔德伯爵夫人的门前徘徊，希望在她不经意间来到窗前的时候，或者手里拿着蜡烛穿过房间的时候能够看到她的身影。”^[5]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浪漫传奇中，男主人公总是在女主人公的窗下徘徊，唱着一些表达爱慕之情的歌曲，热切地盼望着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到他们所爱的人的身影。稍有不同的是，在这一段富有想象色彩的场景中，约翰逊用一位漂泊流浪的诗人和一位不可理喻冷酷心肠的母亲代替了浪漫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这种对比性替代带给读者的感受是不确定的。一方面，读者仍然会从细节描述中得到乐趣，就像他们读传奇小说时一样；另一方面，读者又会感觉到传记的真实描述中有些虚构的色彩，进而会将虚构和真实混合在一起。

当然，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许多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常常以“寻找父亲”为主题，在这些小说中，母亲常常会因私生子的不幸遭遇或者堕落行为受到指责。也许约翰逊正是受到了这种类型小说的影响，还有对于自己母亲的复杂感情，才对塞维其的母亲严加苛责。第二，认为《塞维其传》不过是一部充满浪漫色彩的小说有点言过其实，毕竟这部传记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和实际发生的故事为基础来记述的。传记中多元化的写作方式只是使它有别于那

些简单地按照年代顺序记叙的人物传记,也许贝特将这部书定义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16]是相当贴切的,既概括了《塞维其传》中涵盖的虚构成分,也体现了其中的现实元素。

四、戏剧化的叙述者

尽管《塞维其传》是人物传记,其叙述者却同小说叙述者一样有明显的倾向性。叙述者的声音在《塞维其传》中非常明显,他经常呼吁大家同情塞维其的不幸遭遇,原谅他的不当行为,隐讳地表达出塞维其的悲剧人生是他母亲的冷酷无情综合社会因素而造成的。叙述者认为,塞维其的鲁莽和浪费要由理查德·斯蒂尔先生负责,因为他的不拘小节和“很多愚蠢的行为”影响了塞维其。叙述者指出,塞维其犯错时“就如同一个纯真的孩子,忍受着贫困却又面对着各种诱惑,而在那个年纪,信念并不能磨练他的意志,习惯并不能培养美德。”此外,塞维其对朋友的任性和狂妄“并没有造成实际伤害,那些行为应当得到怜悯而不是厌恶。”塞维其的一些朋友也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们“只是一些愿意分享他的欢乐,并不愿意分担他的不幸的人。”^[17]这些描写都清楚地体现出叙述者对于塞维其的同情和怜悯。

在现实生活中,约翰逊和塞维其是十分亲密的朋友,他们都是“不公平待遇的承受者”,在身无分文无处安身时,他们会整夜在大街上散步:“高兴地交谈,不放弃任何一个发泄对政府不满的机会。”^[18]也许正是这些亲密的交谈和相似的经历,约翰逊才会放弃传记作家应该保持的客观态度,借助叙述者的声音来表达对塞维其的同情。正如蒂林哈斯特所言,约翰逊作为叙述者对于塞维其有种“极富同情的认同感”;^[19]欧文也表示,约翰逊“通过对塞维其母亲的强烈批判,表达了自己潜意识中对于自己母亲的怨恨。”^[20]

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指出,小说中的叙述者是戏剧化的角色,读者对他和对小说中人物一样会有所反应。“读者们的钦佩、痛苦、同情、迷恋……都会因为切身体会到而更加强烈,描述本身就是在戏剧化地处理读者和作者的‘另一个自己’之间的关系,而叙述者则成为了‘隐含作者的戏剧化代言人’。”^[21]《塞维其传》中的叙述者和小说中的一样清晰,他的声音暗含着约翰逊也就是作者对于塞维其的态度。即使在传记中,叙述者的声音也不再客观理性,而是表达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这应该是作者个人感情的传递。约翰逊的声音透过叙述者贯穿于整个传记,叙述者已经戏剧化地成为“隐含作者”约翰逊的“代言人”。这种对比表明,《塞维其传》中叙述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和小说中二者的关系非常相似,叙

述者在依据作者的态度引导读者阅读作品。

约翰逊对于塞维其的认同和小说中作者对于人物的认同相似。《简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布斯认为,《简爱》的女主人公成为作者的“另一个自己”,^[22]充分表达了作者的自立精神以及对于婚姻和爱情中男女平等的坚持。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菲茨杰拉德在男主人公身上留下了自己的影子,他们都渴望得到更好的社会地位,但是上流社会的黑暗和腐朽打破了他们天真的“美国梦”。同样在《塞维其传》中,约翰逊充满同情地描写着和男主人公类似的潦倒生活,抒发着自己对母亲的矛盾感情。

五、结语

自从问世以来,《塞维其传》一直为广大读者所热爱,鲍斯威尔曾盛赞它为“最有趣的英文故事之一”^[23]。尽管它“集合了许多文学形式的特征”,^[24]传主有小说主人公的特征和浪漫传奇中常见的举动,整部传记讲述的仍然是真实人物的人生故事。在约翰逊忽视塞维其私生子身份的时候,他更关心的是对于人性的考察,即通过描写塞维其的优点和缺点来揭示和理解人性——人类普遍而统一的特征。

在《漫游者》第60期中,约翰逊这样写道,“人的生存状态中有共性……无论优劣,对于人类来说都是普遍存在的。”^[25]可以推断,创作传记时,约翰逊的最终目的不是绝对真实地描写某个特殊个体的生活。他更关注如何真实准确地体现人类的本质特征,认真地实践蒲柏的“人类研究,以人为本”,不断地考察着“生活和社会习俗”,忠实地通过个体展现普遍的人性。对于约翰逊来说,人性的真实比故事的真实性更为重要。

在《漫游者》第4期中谈论小说的目的时,约翰逊认为虚构写作“不仅仅是为了描写人类的生活,而是为了人类今后能够规避风险做好准备,教会人们躲避奸佞之士为清白之人设置的陷阱,给人抵御欺骗并且不受诱惑的力量,并且让人更加谨慎而又不损美德。”^[26]虚构写作尚且有这些作用,更贴近读者生活的人物传记理应更为全面地承载着教育读者、揭示人性本质特征的重任。上文对于《塞维其传》中虚构成分的分析也表明,必要的虚构可以让文本内容更加充实全面,传主的人生经历更具有典型性,更有利于传记作者传达有目的的说教。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塞维其传》中虚构和现实的共存并没有影响传记的真实性,尤其是传记所表现的真实人性;熟悉传主特殊经历的约翰逊,恰当地选择了这种虚实结合的写作方式,更好地描述和阐释了传记的人性主题。

参考文献：

- [1] Johnson, Samuel. "Letter No.23." Samuel Johnson[M]. Ed. by Donald Greene. Oxford: Oxford UP, 1984: 33.
- [2][3][5][6][10][11][12][15][17] Johnson, Samuel. Life of Savage. Vol. X[M].New York: Pafraets Press Troy, 1903, 12-13, 25,38-86, 5-9, 13, 67-69, 63-99, 10, 108-115.
- [4][7][9][23] Boswell, James. Life of Samuel Johnson LL.D[M]. Chicago: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1952: 43,45-47,45,44.
- [8][16][18][24] Bate, W. Jackson. Samuel Johnson[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5: 179,233,19,222.
- [13] 李赋宁,刘益青,罗经国. 欧洲文学史:第一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16.
- [14] Henson, Eithne. The Fictions of Romantic Chivalry: Samuel Johnson and Romance[M]. Rutherford: Fairleign DickinsonUP, 1992:67.
- [19] Tillinghast, Anthony G. "The Moral and Philosophical Basis of Johnson's and Boswell's Idea of Biography." [C]. Johnsonian Studies: including a Bibliography. Ed. by Magdi Wahba. Cairo:Oxford UP,1962:116.
- [20] Irwin,George. Samuel Johnson: A Personality in Conflict[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17.
- [21][22] Booth, Wayne C. The Rhetoric of Fiction[M].Chicago: U of Chicago P,1961: 212.
- [25] Johnson, Samuel. "Rambler No.60." The Rambler, Vol. I[M]. New York: Pafraets Press Troy,1903: 32.
- [26] Johnson, Samuel. "Rambler No .4." The Rambler, Vol. I[M]. New York: Pafraets Press Troy,1903: 24.

True Human Nature and Fiction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Life of Savage

XIA Xiao-m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Samuel Johnson is the famous English writer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the Life of Savage is an important and representative work of his early life. Ever since its publication, this biography has been widely read and interpreted by the readers and critics of all ag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xtual facts of the Life of Savage in detail, looks into the true prototype of biographical subject, Richard Savage, finds out some fictional elements that are merged into his real life story, reveals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is biographical subject and typical heroes of romance and fictional novels through proper comparison, testifies the influence of biographical narrator's voice on the thematic representation, and demonstrates how Johnson integrates facts and fictional elements into the truthful narration of Savage's life experience and realizes his intention of teaching moral lesson through biographical writing. The whole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fiction in the Life of Savage serves for a better representation of true human nature, the eternal and universal reality.

Key words: savage; reality; fiction; narrator

[责任编辑:箫姚]